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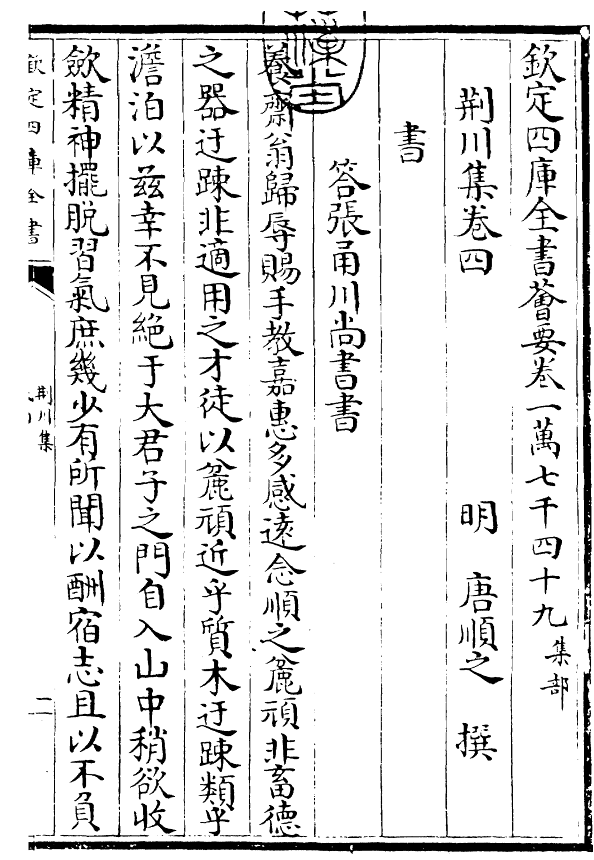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集部

荊川集卷四

詳校官候補通政司經歴臣郭祚熾



荆川集卷四

明　唐順之　撰

書

答張甬川尚書書

[illegible]齋翁歸辱賜手教嘉惠多感遠念順之麄頑非畜德之器迂踈非適用之才徒以麄頑近乎質木迂踈類乎澹泊以茲幸不見絕于大君子之門自入山中稍欲收斂精神擺脫習氣庶幾少有所聞以酬宿志且以不負

長者拳拳教愛之至意而閒靜中轉見種種欲根起滅不斷雖暫隨氣機歇息終非拔本塞源工夫益覺實病之難除實功之難進也承教中庸不可能乃在聲臭之表此喫緊要言中庸所謂無聲無臭實自戒謹不睹恐懼不聞中得之本體不落聲臭工夫不落聞見然其辨只在有欲無欲之間欲根銷盡便是戒謹恐懼雖終日酬酢云為莫非神明妙用而未嘗涉于聲臭也欲根絲忽不盡便不是戒謹恐懼雖使棲心虛寂亦是未離乎

聾臭也明公之致力于道而自得之也久矣而猶云老
且望洋日有愧歎此豈明公之過為避讓哉蓋常存不
及之心而后可以言戒謹恐懼而后可以閑未萌之欲
古之聖賢所以兢業此心至老益強類如此也放失如
順之輩竊因此更有省矣承示欲脩飭武備此明公為
國家之深慮也世人作事計較成敗利鈍畏首畏尾自
為之念重而任責之意踈所以弊多積于循襲而事每
牽于掣肘以明公之素望與其素養居其位而行之因

則因革則革誰能撓之雖然武備其一事也昔周命周公畢公以東郊之治欲其彰善癉惡以淑人心至于世變風移而後已今之民風士習其淪胥抑可知矣而畿甸為尤甚此俗吏之所謂迂緩而有識之士所為深憂而懼無以善其後者也然而明公今日之任周畢之任也且夫東郊雖周之東都而實染殷之餘風者也經周畢而一變其俗況南都固祖宗之所肇基而風動之者也以明公之素望與其素養居其位而行之明示好惡

提醒人心而挽之禮義廉恥之域使四方之有風俗自畿甸始畿甸之有風俗自明公始非明公今日之責而誰望乎閒太夫入已就養是明公入則承歡于内出則宣力于外其承歡于内也益所以蓄其效忠之心其宣力于外也益所以推其養志之施蓋兩不相妨而交相益也此深可為明公賀矣養齋翁考滿歸遂欲乞休但山林中得此翁于鄉俗極有益仕途中又少却此翁為可惜耳然其意已决矣

又

曩承手教諄切皆道義肝膈之語感幸感幸至于所論學術之虗誕與其毫釐之差則皆足以惑世而害道此切中當世學者之膏肓鄙人亦嘗深憂之而未及面請也先行其言而後從之言非君子之所急而況其誕者乎承示大學小傳葢發于涵養之真而多自得之説至于身心意之别以正心為主静之學尤明公之所獨得其曰正心者不屬于意不屬于身者也是心之無所發

動事物未交于視聽時也斯時也心惟存其恂慄而已凝然中居而外誘不敢干也是則然矣但不知事物既交既有視聽之時其凝然中居而外誘不敢干者與前時有異乎無異乎豈所謂凝然中居者只主于靜時而為言者乎抑亦無分于動靜而皆在者乎更願教之

答呂沃洲御史書

居鄉無朋友夾持深懼墮落得来教不覺惕然甚幸甚慰兄云暫時寧靜若有端倪恍惚轉移復離本體自非

兄之愢心眞實直從心源上著工夫不能為此言然兄自謂未得覇柄入手者正恐此病亦坐乎此大率此學只論有欲無欲不論寧静擾動若本無欲障則頃刻之間念念遷轉即是本體若欲障未盡則雖窮年默坐能使一念不起亦只是自私自利根子白沙先生嘗言静中養出端倪此語須是活看蓋世人病痛多緣隨波逐浪迷失眞源故發此耳若識得無欲種子則眞源波浪本来無二正不必厭此而求彼耳兄云山中無静味而欲

閉關獨卧以待心志之定即此便有欣羨畔援在矣請兄且毋必求靜味只于無靜味中尋討毋必閉關只於開門應酬時至于紛紜轇轕往来不窮之中更試觀此心何如其應酬轇轕與閉關獨卧時還有二見否若有二見還是我自為障礙否其障礙還是欲根不斷否兄更于此着力一番若有得與有疑幸不惜見教也苟以為多病羸弱精力不及閉關以養疾則可耳閉關以養心則不可也程子嘗曰習忘以養生則可習忘以求道

則甚有害其辯之精矣然養生亦只在無欲上求之故曰飲食男女聖賢自這裏做工夫斯言至近而精兄有意于元氣之復乎則願兄無忽斯言也弟亦多病羸體葢平生得效良方在此耳至于厭事之病弟亦素有之然舊未嘗自以為病今幸知病矣何日得與兄共坐一室日夜相與磨勘洗濯此心臨書耿耿

與王龍溪主事書

世人之不能不疑于吾輩也久矣近有士夫自浙中来

者云及吾兄以佃寺之故使憲司有言且云兄以寺地據風水之勝欲作令先大夫墓地上官某人者旣予之矣而憲使持之故若此紛紛也僕聞而竊嘆以爲如兄安得有此此乃傳言之誤耳不然則必俗吏欲汚衊善人託爲此說就使非傳言之誤非俗吏欲汚衊善人則在兄必自有說固不敢以世人之疑吾輩者而亦疑兄姑笑而置之不欲煩諸齒頰間也旣又伏念以爲孔子以詩禮敎子而陳亢疑其異聞孟子不見諸子而屋廬

子以為得間古者師友之間既洞然肝膽相信矣而亦若不免以世俗之疑相疑者何也無乃故為迂其間以剔抉聖賢之隱曲而白之于世也乎今僕幸得兄之間而可以有請安知兄之隱曲不因以白而僕亦兾有陳亢得三之喜與屋廬子之悅者乎且夫人之意兄者則曰兄之請寺是世人之請寺已兄之徇風水是世人之徇風水已而僕之意殊不然也夫兄爽朗超脱得之性成僕每竊歎以為即使兄不學不知道亦當作物外高

流如弘景和靖之徒絶非食烟火輩人而或謂其請寺以自便占風水以規後廕此眞坐井之見且不足以闖兄之藩宜乎兄之不屑與較也然而兄之為是必有說也僕竊覯于兄矣惟兄篤于自信是故不為形迹之防以包荒為大是故無淨穢之擇以忠厚善世不私其身是故或與人同過而不求自異此兄之所以生深信深慕于相知者亦所以生微疑于不相知者也寺田出上官之予何必固卻以為潔風水有事機之便何必固避

以遠嫌以是闖兄或者得其藩乎然僕竊以兄之意亦稍偏矣孔子惡行怪而愿人亦譏其同乎流俗合乎汙世夫曰同乎流俗則非其自流也特同之耳曰合乎汙世則非其自汙也特合之耳其設心亦豈不善而聖賢甚以為不可者其說可知也且夫本以包荒忠厚而其影或近于愿人此僕之所懼也然則世人望影而疑亦何怪與古人有放君而代之者而人不疑其富天下有放君而又反之者而人不疑其專蓋古人舉大事冒大

不韙而猶不𫎇人之疑如此今我輩出格作一小事而人已羣然疑之雖古今人眼孔不同計亦不應如此隔絶也毋乃不邇不殖所以自信與素信于人者有不如古人乎不顧不視不取不予所以自信與素信于人者有不如古人乎且夫以湯之聖宜其脫然于聲色貨利之外也而秖曰不邇不殖眞若聲色貨利之足以移湯而湯眞若與聲色貨利相持然者何也以尹之所樂者堯舜之道也而秖銖稱寸量于一介取予之間若硜硜

之小人然者何也凡所論伊川金標子之説以此施于黙檢形跡之人則為對病要藥矣向非其人則如以著參治肺癰藥豈不甚美或以助火而長病也曩時諸友所處陽明老先生家事或有造為玉碗之謗此言極俚鄙可笑宜不足以紿三尺之童子然王僉事竟以此解官去有志者至今痛惜之夫毀譽利害不足計然得無吾黨亦有過乎苟非過于自信而疎于事情毋乃所謂素信于人者之未至耶君子行有不得反求諸已則工

夫日藔日精至于巳日乃孚是人之疑我者所以精進我也兄意其以為何如然僕非敢謂此言可以少裨于兄亦將以叩兄之隱曲而得聞所未聞耳幸亮之

答王南江提學書

奉別經年不能通一字以為率然道離合問無恙之泛語既不宜施之于兄而思竭其疲駑以效一言之獻則又茫乎其無所得故遂缺然至此又復以為既疲駑無以自效而有數字以道離合問無恙亦足通慇勤而舒

繾綣之懐不猶愈于經年無一字乎故于李君使者来草草作此大抵所謂率然之泛語耳然僕竊誦吾兄前後見恵兩書知吾兄痛懲既往之悔直欲洗刷腸胃不肯若世之葢頭换面作好人者至于用心獨苦處則雖兄口不能自言而僕于筆札間亦稍窺見焉未嘗不憮然而歎以為兄之力能自振拔如此兄之不自護如此即使僕竭其疲駑而有以自效亦何所加也人心存亡不過天理人欲之消長而理欲消長之幾不過迷悟兩

字然非努力聚氣决死一戰則必不能悟或不知所戰或戰而不力則往往終其身而不悟故佛家有認賊作子與葛藤絆路之説而兵家亦曰名其為賊敵乃可滅又曰一日縱敵數世之患此佛家之可通于吾儒而治戎之道可用以治心者也儒者以交戰為子夏之病不知能戰是所以為子夏也雖顔子亦有戰矣曰不遠復夫不戰何以有復也雖天地亦有戰矣曰龍戰于野其血玄黄夫陰既疑于陽矣陽安得晏然而無戰乎惟戰

而不勝故血而至于玄黄戰而勝則血可以不玄而陽可以亨也是能戰之效也今凡知所以戰戰又能力矣僕自入官得請見于當世士大夫葢三年而後見兄一見則駭然異之而兄亦過以僕為知已夫兄雄俊之文博辯之才邁往之氣無一人不知之而獨謂僕為知已者豈僕之知兄止于世人之所知而已也抑亦有不止于世人之所知而已也僕之于兄不為不深知已然竊嘗有少怪于兄以為世間種種嗜好凡人之所可玩可

喜者多足以掛凡之胸臆而動其挹慕不捨之意此其中于心也微而不知其植根也膠而難解苟一不戒則微者或横潰而著矣根者或引蔓而枝矣就使能戒而不潰不蔓則其為力甚勞而為功亦寡譬如聚千百不逞于深叢巨莽之間按而不發而時出其一二騎以鈔于路幸不為大憂然而授首獻俘之期恐終不可冀也而况其猖獗之不可料歟雖然凡何如人也豈敢謂其有溺于此歟或者當時年少而氣鋭以為雖小有所嗜

好而固無損于吾之大者抑亦知嗜好之不可不欲快于一闢而以積漸消去之歟且夫以嗜好為無損者無乃不知所戰之過歟以為積漸消去者無乃戰而不力之過歟夫嗜好之中人也亦必有因必非以為漫然無所用也必以為人之資于天地間者一物不可少也孟子之書所以提挈此心者至著矣而尤著于生我所欲一篇蓋其不悟也則自宮室妻子之奉至于種種若無一焉可少者其悟也則雖簞食豆羮之切于死生若無

一焉不可少者藉令有一人焉始不悟而今也悟則自今日無一物不可少者而追視向時所謂無一物可少者未始不啞然自笑也傭工道丐之人儌幸得十數錢則買殽市酒一醉大呌自以天下之樂莫踰于已而千金之子苦身仡仡以程錙銖日夜苦不足藉令此兩人易地而觀焉亦未始不啞然自笑也人之所甚愛而至不可少者莫如七尺之軀也其住于世也能泣能笑能挈能擎能從能倚無一不能無一不有而其聚諸有以

住于世也則又有修有短而卒無不腐為野土化為瓦礫而後已者則此七尺之軀亦終不得自有矣以其終不得自有則當其暫而有之固亦不可據而私之以為真有矣而況于種種嗜好其不如七尺之軀之不可少者又不啻千百倍歟古之聖賢所以超形氣而獨存至于同生死齊得喪漠然無一動乎其心者非誕也既悟則自知之耳如此乃可以語知性知天乃可以語謹獨誠意之學而其初必始于力戰未有不力戰而能如此

者也約之嗜好更不少于兄而僕相聚時數以為言然于兄獨罕及者約之性柔須待有人夾持而兄剛果雄毅氣魄甚大始雖暫牽其必一朝躍然自脫于此無疑也顧所不知者早與不早耳今兄果然知所以戰戰而又力以自脫于此不出吾素所料者如是而又早則吾之所不能知而深為兄喜者也僕不肖聰明百不逮于兄雖僅守繩墨常恐失之兄謂我戰勝而肥今臞然故吾也此足以知戰之不勝之效矣雖然敢不勉耶幸兄

常不鄙而教之僕于文字素非所長然以猥嘗受教于兄且幽居少事欲以灌園餘力時一為之又以為既樗散無所用世幸未即老死二三十年之後或為天所牖使少有知識尚能託之于文字雖不敢望于行遠庶幾達鄙陋之意焉是以不能息心于此然往時朝夕于兄尚不能竊其緒論今去兄既遠誰為開之固知終必罷廢矣今往近作數篇冗散無可採至如贈彭通判與李郎中墓文亦稍見已志故敢請教耳僕今年寓居陽羡挈

妻子以行有一二童子相與講章句自以此身不量而為人師雖不責我以道而所講者章句然至于收拾放心正容謹節以率之者亦不敢不力自謂于此頗有分寸之益因是知吾兄以道為人師而所教者又非一二童子乃齊魯五六郡豪傑之士則其所以率之者宜何如而其為益又何如也然僕所謂一二童子者自章句外亦稍以內外輕重義利可否時時與之一談則或如鑽礦而不入僕所教不過一二童子而又日夕與之處

然猶如此兄雖善于作人然以一人督率五六郡之士而又不能日夕與之處則其頑然而無得于兄者固亦有之歟僕竊為兄慮也夫為此五六郡得一良師孰與為此五六郡得百十良師故為提學者莫急于風勵學官今學官自卑其身無恥而嗜利甚矣誠欲有以風勵之又恐非一僉事之力與二三年之間所得為也奈何家父言某縣某人者在京師百計詆兄此甚可為勇于任事者嘆也然在齊東得無亦如某某者乎此在兄亦

惟自信自為而已何較于彼者哉家父又言兄有薦僕之書于京師貴人此兄之愛我甚而忘其醜也雖然僕之與兄以善交聞于人久矣兄之薦我何異于僕之自薦乎僕年來自計已熟大抵人用之不敢以隱人不用必不敢以求亦必不敢以悔終吾身而已矣然兄素已知我矣何待僕自言也

答俞訓導書

得所示書知執事望我甚厚教我甚至感激感激蓋學

病于博雜而量病于博廣此鄙人膏肓之証過承發藥敢不盡飲然僕之此心亦不敢不悉于執事也夫士之于世苟無志于為善則已果有志于善則世之人未嘗不欲其入于善已之善未嘗不欲與人共為之所謂衆生病即是已病此萬物一體之心必不能自已者也僕于甲科人才固未嘗專有惓惓搜羅之心其于岩穴之士之賢者亦何嘗敢忘相與切磋之心哉其于甲鄙齷齪越禮放法者固未嘗敢有雷同隨俗之心而其間尚

可告語轉移者亦豈敢遂無憫惜愛護之心而遽疾之如讐者哉甲科之與岩穴本無揀擇而感應則隨其所遇峻拒之與憫惜本無作好惡而曲成則因乎物情此天則不容人加减者也夫業無定習而心有轉移苟眞有萬物一體之心則雖從事于舉業以進身未嘗不爲義塗也若使有獨爲君子之心則雖從事于飭躬勵行以退處未嘗不爲利塗也經義策試之陋稍有志者莫不深病之矣雖然春誦夏弦秋禮冬書固古之舉業也

固未嘗廢誦與書也茍無為已之心則絃誦禮書亦秪為干禄之具茍眞有為已之心則經義策試亦自可正學以言昔人妨功奪志之辨此定論也至于以舉業為教則稍有志者亦知深病其陋矣吕伯恭以舉業教浙中而朱子以書規之伯恭答書以謂若不開此一路則法堂前草深一丈僕嘗誦而竊嘆以為此極是前輩苦心非特後之人未能知雖當時同志者亦未能盡知也僕年来則已決意絶去舉業之教矣而猶瑣瑣為執事

言者葢亦自知今之不教舉業未為脫洒而向之教舉業未為粘帶也今之不教舉業未必不足以閉人之利途而向之教舉業未必不引人一二於義塗也至于道德性命技藝之辨古人雖以六德六藝分言然德非虛器其切寔應用處即謂之藝藝非粗迹其精義致用處即謂之德故古人終日從事于六藝之間非特以實用之不可缺而姑從事云耳葢即此而鼓舞凝聚其精神堅忍操鍊其筋骨沉潛縝密其心思以類萬物而通神明故曰洒掃應對精

義入神只是一理藝之精處即是心精藝之粗處即是心粗非二致也但古人求藝以為聚精會神極深研幾之實而今人于藝則以為溺心玩物爭能好勝之具此則古與今之不同而非所以為義與德之辨也執事所舉堯舜夫堯舜所未聞與若罔聞云云者此道也義和之歷象夷夔之禮樂臯之刑名至于垂弓和矢伯益鳥獸孰非道哉然諸子為之而堯舜若罔聞云云者蓋君逸臣勞道則然耳若謂堯舜以道自處而以藝士諉之人何其自待者厚而待人者薄也

皋以刑名自處而乃為其君陳廸德之謨夔以擊石拊石自處而教冑子以簡廉直温之德性則是以藝士自處而以德望之人又何以自責之薄而責人之厚也歴象禮樂藝也脩五玉如五器而彰施五采在璣衡獨非藝哉則堯舜亦屑屑矣孟子曰堯舜之知而不徧物急先務也若在羲和則歴象便為先務在夔則擊石拊石便為先務又安得以堯舜之所不徧者而遂不急也執事以好博雜技藝為僕之病此則不敢不承而至于分技

藝與德為兩事則辨之亦不敢以不明也葢儒者慕古之論莫不以為必絶去舉業而後可以復古之德行道藝此則不務變更人心而務變更法制將有如王介甫所謂本欲變學究為秀才不謂變秀才為學究者矣儒者務高之論莫不以為絶去藝事而别求之道德性命此則藝無精義而道無實用將有如佛老以道德性命為上一截色聲度數為下一截者矣是以鄙意不敢不盡于執事也雖然執事憫時病俗之意則亦深且切矣

令執事固有敎人之責矣執事之隱居修行僕聞之膠陽諸兄亦久矣今之敎以舉業縱欲罷之而勢有不能即使復古之敎則六藝固亦不廢僕所願執事之于諸生即舉業之中而示之以窮經明理反躬着已之路而默消其干名好進之心則是舉業中德行道誼也即古六藝之中而引之于聚精會神極深研幾之實而默消其爭能務勝之心則是六藝中道德性命也方且順而導之正不必逆而沮之也大率今之世舉業技藝種種

猶未足為心病所為心術大蠹者在乎義利之辨不明執事教人欲明義利之辨則必以身率之以身率之則自取與辭受進退至于纖微必精察之果義歟利歟取與辭受進退至于纖微盡義矣尤必精察之此心果有為歟無為歟一毫不自遮蔽一毫不使潛伏使精神可透金石則成人材動風俗之責固有在矣敢以是少効愛助之意以為執事報也無由面晤極論臨書馳懷嗣後更望時惠盡言此僕之所汲汲而求也

答戚南玄書

来書滿紙無一字非膏肓之病無一字非瞑眩之藥兄之恵我極厚非言可為謝也論語曰據于德游于藝記曰德成而上藝成而下德之與藝説作一箇不得説作兩箇不得纔提起處色色總在面前纔放下處了了更無一物自是人心本来之妙而不容增減也古人終日從事于琴瑟羽籥操縵安弦種種曲藝之間既云終日從事矣然特可謂之游而不可謂之溺今之人其于琴

瑟羽籥操縵安弦種種曲藝即使偶一為之則亦可謂之溺而不可謂之游何也謂其有欣厭心也為其有好醜心也為其有爭長競短心也欣厭心好醜心長短心此凡之所謂即是塵機也然則所謂藝成而下者非是藝病乃是心病也掃除心病用息塵機弟敢不自力以承兄之教也雖然塵機息盡渾淪道心亦願兄之無忽斯言也

答王生宗道書

唐君誠志節之士所惜平生未與之接不能得其心胸面目之詳只是據紙上語套說一遍殊覺精神不暢不足以發潛德之光且如德州接遞一事乃是據宗道口說故叙事中此一段稍覺精明若前時宗道盡將此君平生首末行事委曲口說一番或能更有發揮耳今不及矣然竹溪剛介之士其言亦自足以傳信不待予也既已為唐君作銘為之投筆三嘆志士苦心曠世相感且唐君在當時淹蹇不得一第而老于郎署又年不滿

六十其清修絶俗亦自足以結褁此身而風末世彼世間取高第為大官享耆壽勢力赫奕不知幾何人即其沉酣飽滿于聲利間當時莫不自以為最得意然纔一沒身便臭腐糞土何異若此者其于唐君何如哉此孔子所以較量于齊景公夷齊千駟餓死之間其于提省人心最切切也清寒之士可以無所待而自立矣宗道素有志向更願于義利緊關處極力研析使不為一切俗情所轉乃是挺挺自作豪傑亦所以不負唐君衣鉢

云耳勉之勉之

與唐一菴書

使者来弟往洞庭歸時乃見尊柬讀罷不覺悽然之甚吾兄咸德人也造物者既窮其躬而又夭其嗣也哉為善者其亦不可以自信矣雖然自古聖賢能就人所不能就之德則必有能堪人所不能堪之情昔者卜子夏哭子失之過延陵三號而行失之不及東門吳則𥨊而非人情也況篤于信道久矣試于此尋究真源則雖極

哀極苦中本心了然自明所謂哀之發而中節而未嘗失其為中也

與季彭山書

僕不慧自少亦嘗有志于治經漢宋諸儒先以解經名家者亦頗涉其津焉至于當世諸先輩以治經名家者亦嘗承下風而問之蓋久之而不得其說則又將脫去聞見洗刷此心而獨求之于遺經又久之而竟未之得也偶游會稽獲聞高論則爽然自失先生之于經闢竅

開解㨄擢腸胃若秦越人之隔垣而洞五藏也剖破傳註專門之學辭鋒所向決古人所未決之疑而開今人所不敢開之口如荆卿慷慨擊筑睥睨于燕市之中而旁無一人也目論古事又如身揖讓乎虞周禮樂之間憑軾以觀晉楚齊秦鬬爭之域也而聽之者且不自知其忽焉躍然以喜忽焉矍然以愕而卒果然以飽亦雄矣哉世未之有也雖然願先生益深所養使此心虛壹而靜自所獨然不必盡是也衆所共然不必盡非也却

意見以融貫機則古聖賢之精將于是乎在而況其經乎然則六經之道其卒于先生有明也已僕以是少効愛助焉

答姪孫一夔書

一夔問衛州吁弑其君完倉卒未能悉吾意當時纂弑之人必有自見巳之為是而見君父之甚不是處又必有邪說以階之如所謂邪說作而弑君弑父之禍起者春秋特與辨别題目正其為弑如州吁弑完一句即曲

直便自了然曲直了然即是非便自分曉亂臣賊子其初為氣所使昧了是非迷却本来君父秉彞之心是以其時惡力甚勁于此之時刑戮且不懼又何暇怕見書但有人一與指點是非中其骨髓則不覺回心一回心後手脚都軟便自動彈不得蓋其眞心如此所謂懼也懼與不懼之間是忠臣孝子亂臣賊子之大機括反復如翻掌大易之所謂辨而春秋之所以震無咎也如善醫者下針中其竅穴則麻痺之人即時便知痛癢春秋

一言中却亂臣賊子痛癢處即亂臣賊子使自回心是以能懼然知痛癢者乃其血氣之固然知懼者乃其人心之固然也善醫者特與遇之春秋特與提醒之而已春秋如化工言隨機提醒人也舊說據春秋所書而言懼吾亦據春秋所書而言懼此無異者但舊說以為亂臣賊子懼于見書而知懼則所懼者既是有所為而非眞心且其所懼能及于好名之人而不及于勃然不顧名義之人以為春秋書其名脅持恐動人而使之懼此

又只說得董狐南史之作用而非所以語于聖人撥轉人心之妙用且如其說其弊將使亂臣賊子彌縫益密以逃名而避跡為害不小此其說起自漢儒宜不待智者而知其謬然更千年無有覺其謬者亦無有致疑者何也其悉更待商論善說春秋者無如孟子亂臣賊子懼與春秋天子之事此數句真得聖人微旨其春秋天子之事一句儒者亦說不通久矣一麽可深思之商會言之春秋一部書無一句不為亂臣賊子而作非特書

殺君三十六條也

答汪生書

遠道走使詢及繼祖母喪服深知謹禮之意然此在禮經甚分曉本非有疑似相聚訟也只為不解承重兩字而惑于俗人代父相沿為服之説是以其論紛紜而難通耳承重者禮之所謂受重也如何謂之重謂祭統也古者立主謂之重宗廟謂之重禮曰為人後者三年解之者曰為人後者受重于人受重者必以為服服之也

禮曰父卒然後為祖後者斬解之者曰為祖後者受重於祖受重者必以為服服之也為人後者以傍枝後其大宗為祖後者以嫡孫後其祖雖其本末踈戚不同而其所以必為之三年者則皆以為後之故為後者受重之謂也不獨如是而已禮經固有為曾祖後云者為高祖後云者為曾祖後者謂若父與祖或以疾廢與先曾祖而死者也為高祖後者謂若父與祖與曾祖或以疾廢與先高祖而死者也為曾祖後則為曾祖斬為高祖

後則為高祖斬若以代父為說則是父之所齊期者吾代為之斬父之所齊五月者吾代為之斬此其本末倒置甚矣又何以為代乎為曾祖斬則謂之代祖也可為高祖斬則謂之代曾祖也可代父之說又何施乎此其鄙野舛駁絶不可凖于經典然世者儒老生亦往往以此為說余竟不知其何所起也禮經十七章中無此說雖漢宋諸儒生論禮者數千家亦絶無此說余竟不知其何所起也禮為祖後者服斬不言服祖之妻何服非

畧之也葢發凡于為人後者章中矣曰為人後者為所
後之妻若子以傍枝後其族人猶服其所後之妻若子
况以嫡孫後其祖而不以若子之服服其祖之妻者乎
由此言之為其祖加服云者自為受重也非為父也為
其祖母加服云者自為祖也亦非為父也此祖母也禮
曰繼母如母則繼祖母如祖母也為祖而服其繼祖母
豈繫乎父之及見與不及見乎為祖而服其繼祖母豈
論其有出無出乎且謂之繼則是不論其有出無出而

為之服者固非其所出以繼母之服不論其有出無出而隆殺之也何獨疑于繼祖母焉夫有出而加服無出而降服此古所以制媵妾之等然非所以施之于嫡也禮已之妻嫡子之妻不敢以無出降而況于祖母乎以吾友有好古謹禮之意不敢不悉所聞更與知禮者討之禮後喪有前喪中其服後但據後喪始日為斷不據前喪滿日為繼也假而前喪小祥遇喪則兩喪共服之

四年并以白

與宜興諸友書

古禮饋奠則從主人而服則從族戚朋友各以親踈輕重自製之是故主人饋奠而族戚朋友助之執事則有之矣在禮未聞有族戚朋友供奠物之文也主人勞族戚朋友以執事則有之矣在禮未聞有主人散麻散縞散絹于親戚朋友之文也今一切反是族戚朋友謂之饋奠是以族戚朋友而代主人之所自盡也主人為之散麻散縞散絹是以主而擅族戚朋友之所自備也此

禮不知始何時古所謂野于禮者其此類之謂乎且近世喪葬日奢日靡富貴人家一日至享十家之奠自啟殯至葬數日間大牲小牲刲割狼藉且百千計鬼神情狀與人情不相遠鬼而無餒所食幾何今若此不惟生者靡費抑亦使死者不忍且夫放生以資冥福則儒者所不信殺生以重冥咎則理未必無是以痛為亡妻謝此業債族戚朋友則相信者多矣而一麾自宜與歸乃聞諸友復欲醵金為奠且殺生靡費于有所用所必受

猶尚不可況施于所必無用所必不敢受其謂之何如諸友以為情有未盡但遠來臨葬此亦足矣即使吾身後諸友亦只須如是行之但能相體不為無情也

答萬思節主事書

承示途中遇險及當局冷眼之説足知新功甚慰甚慰熱處冷得絶勝冷處冷得然險處惶惑原是易處錯過不曾做得功夫也易論學每以涉川為説故曰作易者其有憂患乎所謂終身之憂也我友閒居必過却是不

曾抖擻提醒精神吾固預憂我友涉川之難今我友自知之矣自此𭥫着工夫常常從危處操心常如與天吴河伯對壘毁譽利害諸關悉與照破即世間一切大川何所不利涉也先輩云聖人于困險中有至樂于安平中却是有至憂然哉我每欲與大洲凡相會乃欲相與證明絶學非歴數之謂也然歴數自郭氏以來亦成三百餘年絶學矣國初捜得一元統僅能于守敬下乘中下得幾句註脚監中二百餘年拱手推讓以為歴祖吾

向来病劇中于此術偶有一悟頗得神解而自笑其為
屠龍之技無所用之亦嘆世無可語者近得来書乃知
復有透曉如大洲者在也一快一快但不知大洲所謂
透曉而歷官所不解者何所指耶豈所謂歷理者七政
盈縮遲疾之所以然如元史所載王恂李謙歷議及緣
督氏革象書之類獨能洞其精微是歷官秖知其數而
吾輩獨能明其理遂指此為透曉而歷官所不解者耶
蓋昔者太史造歷既已測定日躔盈縮月離遲疾去極

遠近運論得一天體在胸膈中而欲傳之形氣之間以為歷本則是以數寸算子握住萬古宇宙轉運蓋甚難下手此子長所謂太初歷既已測候而姓與都等不能為算之時也古歷大衍為精一行和尚藏却金針世徒傳其鴛鴦譜耳于是守敬獨得一法曰弧矢圜算如所謂橫弧矢立弧矢赤道變為黃道黃道變為白道者最為圓機活法自此黃赤白三道之畸零可齊而氣朔之差可定此法不惟儒生不曉而三百年來歷官亦盡不

曉矣今監中有一書頗秘名曰歷源者郭氏作法根本所謂弧矢圜術頗在焉試問之歷官亦樂家一啞鐘耳豈大洲所謂透曉而歷官所不曉者蓋謂此耶若所指如前說雖極精微幽渺猶是儒生套子所指如後説雖若九九綴術乃是實得也煩問之大洲求一轉語見示當更有請教夫六藝之學昔人以為數可陳而義難知在今日歷家却是義可知而數難陳蓋得其數而不通其義者有之矣若謂得其理而不得其數則施之實用

既無下手處而并其所謂義者亦脫空影響非眞際也雖然今歷家自謂得其數矣今歷家相傳之數如歷經立成通軌云云者郭氏之下乘也死數也弧矢圜術云云者郭氏之上乘也活數也死數言語文字也活數非言語文字也得其活數雖掀翻一部歷經不留一字盡創新法亦可以不失郭氏之意得其死數則挨墻傍壁轉身一步倒矣夫知歷理又知歷數此吾之所以與儒生異也知死數又知活數此吾之所以與歷官異也理

與數非二也數者理之實致用處也活數死數非二也死數者活數之所寄也近見一二儒者亦有意象數之學然不得其傳則往往以儒者範圍天地之虛談而欲蓋過疇人布算積分之實用不知豈便吃爾蓋過了也後世儒生所論六藝往往而然不特歷也大洲其與吾言有合耶否耶楊子雲曰通天地人曰儒通天地而不通人曰伎通乎天地之歷數而未必通乎身心之歷數者又一行守敬輩之所以為敝也今未暇論也雖然所

欲請教于大洲者其大者百未一舉也而輒瑣瑣及此毋乃以我不知務乎縱言至此一笑吾友欲吾舉厯家一二緊要語與大洲印證如歩日躔中盈初縮末限用立差三十一平差二萬四千六百此死數也又如歩月離中用初末限度一十四度六十六分此死數也厯家知據此死數布算而已試求其所以為平差立差之原與十四度六十六分之數從恁處起則知活數矣似此只舉一兩件更不費辭也活數者如揲蓍求卦之初參

伍錯綜而陰陽未分者也死數者如卦畫已成之後為九為六而陰陽既定者也

又

來書謂趙大洲主測候吾主布算此說未之盡也布算未有不始于測候測候未有不寄之布算而可以造歷者兩者相須如足與目但測候之法元史所載簡仰二儀今疇人子弟亦稍能用之而學士大夫亦有曉者及趙緣督革象書測經度測緯度之法尤更分曉吾是以略而

不言且吾前書所引史記歴書中語太初歴既已測定而姓等不能為算自古造歴亦每病布算之難此一行守敬所以獨擅專長司馬公是星歴專家其史記歴書是說自家屋裏說話細讀其叙作太初歴始末其意可識也雖然使人皆輸班自可以目定方圓而不必規矩使人皆羲和自可隨時測候而不必布算以成歴故布算以成歴者令後可繼也此堯典中亦自了了其暘谷昧谷四段則測候也其閏月成歳數語則布算虛盈以

造歴也但古文簡約不詳今渾天儀象自漢相傳以為羲和之遺則測候之器尚在而布算之法獨不傳竊意其法若傳比之一行守敬當更簡易密緻葢古人心學精微範圍天地與後世術家自別今所傳周髀經託之周公雖眞贋不可知豈亦有羲和布算之遺乎而後世曉了者亦少矣

與顧箬溪中丞書

僕居閒多暇時或留意于數藝將向所聞之左右者時

為紬繹其于古人象數之精意雖或有齟齬難通處亦多有欣然會心處其會心處既恨不得與明公相印証其齟齬處又恨不得就明公而為之發矇解縛也竊意六藝之學皆先王所以寄精神心術之妙非特以資實用而已傳曰其數可陳也其義難知也顧得其數而昧于其義則九九之技小道泥于致遠是曲藝之所以藝成而下也即其數而神明其義則參伍錯綜之用可以成變化而行鬼神是儒者之所以游于藝也顧先王六

藝之教既寢而算書之傳于世者往往出于六藝之士之所為儒者絶不知其説而知其説又多非儒者是以其數存其義隱矣而藝士之著書者又往往以秘其機為奇所謂立天元一云爾如積求之云爾者雖算師亦多不省為何語視著書者之意蓋若恐緘藏之不密而示人以金緘也是以其數雖存而數之所以為數者亦隱矣伏惟明公以當世者儒玩心神明之學而出其緒餘于藝數之間明公之于數蓋古所謂進乎技而入于

道以神遇而不以器求者也且小子辱不倦之教久矣是以敢更有請焉謹具如別紙

與裘剡溪推府書

昨承示欲賜徐璧扁額謹因尊教轃成兩字曰占恒何如恒者人心本常理古今凡聖不減不增惟其有占不占是以有能恒不能恒之別而恒道實未嘗去人也古聖賢教人雖一曲藝未嘗不與心學相通人能得此常理設使為醫則必能究性命之源為巫則必能極鬼神

之情狀一徹萬融所謂因源而得委也古如農轅重黎之徒以聖賢精微之學而為醫巫師是也若使為巫醫者知無恒之不可則必反而求之于心念念在有恒上着工夫則庶幾性命之源鬼神之情狀可得而無愧于巫醫蓋本欲精其藝而因以達乎其德所謂自委而泝源也如古巫咸醫和之徒因巫醫而知道是也聖人提醒人心只在一占字易曰君子居則觀其象而玩其辭動則觀其變而玩其占所謂占者豈是揲蓍布卦乃為

占哉此恒心之存主處則為居此恒心之應用處則為動神明在我知幾而動是無時無處不是占也不占則神明失矣幾微昧矣是可謂之恒乎而又何醫巫之可謂乎

與項甌東郡守書

索居既久益嘆朋友合并之難而知昔日相聚之為樂也然又有可感慨者念昔日從兄于杯酒談笑間此時弟甚踈鹵不能有所切磋于兄而兄之善言惇行弟亦

不能竊之以自淑不過如世間所謂好友者而已求如古人切切偲偲講學輔仁則未也自去官歸家閉門靜坐大抵人窮則反本霜降水涸天根始見于是大悔曩時孟浪痛自磨刮直欲掃去枝葉文飾從根本上着力久之亦漸覺有灑灑處但苦此心出入幾微之際殊廢檢防然亦漸覺有灑灑處此時欲見兄相與印証一番了不可得則向者朝夕相聚反自錯過虛却光陰豈不可惜惟我兄質實純明古所謂脚踏實地人也此不惟

吾兄能自信而朋友亦無不以此信兄者別後想淵然深造非鄙陋之所敢窺測以舊時所見吾兄則尚有𦍒非所以少賛于吾兄者何也兄得之資禀者持守有餘而充拓未至資禀有餘于毅而力量不足于弘其得處乃是氣質最美而其不及古人處乃是學問不能變化氣質也古人為學皆是百磨百鍊工夫如書臯陶論九德寛而能于栗直而能于温沉潛能剛高明能直斯則磨鍊已至氣質變化之效也夫弟所謂充拓者亦非如

由赤子之心擴而充之說蓋赤子之心本自充擴得去本自能大有一分不能充拓皆是未盡此心之量耳中庸曰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德性本自廣大本自精微本自高明本自中庸人惟為私欲障隔所以不能復然故必須道問學以尊之耳此千古學問之的也據吾兄舊日規模且未免作世間一種寡過之人其于賢聖作用尚是有間學問須先定其基故孔子不取謹愿之士而取狂狷為有基也狂者固不待言至于

謹愿之士與狷者其不為不善亦較相似但狷者氣魄大矯世獨行更不畏人非笑謹愿之士氣魄小拘拘謭謭多是畏人非笑狷者必乎已而謹愿者役于物大不同耳今人多以謹愿者為狷此亦學問不明之過也交游可望者殊少得如吾兄者尤少如弟踈鹵尚不敢自棄以吾兄之純明其于道翻然易耳顧聞兄之所安整理民事皆是吾人切實工夫而兩郡之治如何并顧聞之邇來士風澆薄而江南重以侈靡浮蕩比之他所尤

甚大抵富貴功利之習糊人心目如處豐蔀之中舉眼皆蔀也蔀外更不見一物矣是以迷惑顛倒莫知所止非有先知先覺者孰能出之涸穢而轉之清流乎提學馮先生覯其論議行事亦不為無意于此矣詞華本實之間稍有軒輊便足鼓舞人心吾兄相會得從容聚語幸委曲一賛之

與張士宜書

近承来諭同志中往往夢中作醒語誠然誠然其下者

假公濟私其高者以意見所到為實際葢原始初發心原不曾種下真種子所以頭出頭沒轉來轉去竟不出人意見科臼中方且認賊作子自謂超悟誑已誑人以迷指迷道之不明不行深可太息僕亦夢中人也雖然自數年来葢覺掃除私意之難葢信古人備嘗艱苦動心忍性知險知阻是細細磨鍊細細降伏此心處方欲強勉從事銖寸積累十數年庶幾少有所進不敢自負也若謂認得本體一超直入不假階級竊恐雖中人以

上有所不能竟成一番議論一番意見而已謝上蔡云今之學者何足道能言眞如鸚鵡耳誘得名利關此是小歇脚此古人自驗過不誑語也兄邇來自考此處何如天理愈窮則愈見其精微之難致人欲愈克則愈覺其植根之甚深彼其易之者或皆未嘗實下手用力與用力未嘗懇切者也東南勢利之習薰塞宇宙腥穢人心蓋末世氣習盡然而東南靡麗之鄉則為尤矣昔人所謂非百年必世不可得而變也非知命不惑不可得

而改也巳乎奈何恐但于後輩中視其一二有志者稍稍語之以義利賔主之辨然亦不敢深求而過責之但令其立定趨向儘力從事于清苦淡薄使日揩月磨庶有以奪其紛華盛麗之好而巳然亦不知後竟得力否也令兄質地近樸愧不能有以開發之且抱病亟歸又不能久相與也然家庭兄弟間自有餘師矣至舉業一節似亦未嘗苦心其間今但令其讀古儒先之書反之于心稍稍窺見理路然後轉向舉業上去亦以速歸不

及竟矣諸皆負其遠来歎歎秋間或當同舍弟至南都
此時可得一奉教然未敢必也

與陳后岡參議書

別後戀慕不舍與久病衰頹之狀大略具之葉紹興通判所寄書中今家人来亦當口能道之矣每每念昔與兄同住京師日夕相砥淬受教不為不深且媿过跡無以承之不謂此後渺然相隔蓋三四年而僅得一兩日之聚方其離思泒懷十未展其一二而鷁首已南矣亦

何暇于吐心曲談道德以交助所不及者乎兄去閩越不知復以何時為聚首之期非惟僕蓬蒿之質不能藉直于麻中而兄之德器如玉亦不暇置諸頑石之間以自攻此其可思可恨豈特以酒食文字之故也僕嘗聞兄緒論大意以為必雜用王覇乃可以適時而濟務而僕則多執泥古方戞戞乎如以舟而行諸陸然兄既以此自信而不疑僕亦以此自謬而不悔是以自承教以來契分雖甚投而議論常至左右古人云去短集長此

僕之所以不可無藉于麻中之直而兄顧亦謂有取于頑石焉其可也兄在湖藩清修之節劇繁之才自與時流逈别雖然亦願兄毋見化城而遽住耳今奉去讀書記乙集一部僕意欲以此廣兄不知兄肯降心而觀焉否也僕竊謂三代人才皆從心性上磨錬故其經綸參賛之業不出戶庭而得之後世反躬之學不傳而其人所以經綸于世者率亦踈鹵求其繫國之輕重如孔明李泌陸贄之徒則其于道雖未醇而本其天資之所暗

合亦往往開誠而不欺恬淡而少欲其經綸雖未必盡出于道而竭其才之所及亦往往淵源而有本濶大而無漏固不可謂其無人焉而非謭謭然功名自喜者可以跂而望也蘇子有言士之不以天下之重自任者久矣况其有意乎僕居閒無事欲得國朝諸名臣奏議讀之且以尚論其人與其所以經綸于世者何如顧僻處山居苦不能多致煩兄為我留意至于北宋以前諸儒解經之書多散軼不存亦煩兄試博求之菽園雜記諸

書兄向欲録一副本見與亦願兄無忘之也若夫詩詞之學則僕自知力之決不足以進此向已告疲于兄矣兄無更以此望我族他日有持启岡先生集示我者我當望洋而嘆或尾後作一二句䟦語是則可耳兄許我以暮年買田同住之說如何如何諺云痴人前不得說夢吾已執此作左券矣幸兄毋使我為痴人也失兄于東隅得兄于桑榆竊以為快草草白

答屠漸山諭德書

自聞兄有疾時以為懐夏間富生于德來學每因富生問起居則知既已勿藥矣甚慰甚慰浮圖家稱缺陷世界故物忌于盈吾兄之才于其所享可謂完矣乗除消息天行則然我兄之疾豈造物者將以是少損虧焉而大受于其後也乎兄平生意氣甚高聰明甚慧夫高者不可柔而唯也慧者不可藏而晦也兄惟此疾疢則寂寞枯淡之中靜思黙視種種之世界種種之伎巧無可恃以不朽者必將于幻身之外別求所謂本來面目

者而從事焉則兄之學將日以精而其所得于病者不
既多乎此僕始為兄憂而竟為兄賀也故曰惟其病病
是以不病兄勿以為濶論如何弟年来奔走荆溪今歳
始買小庄去縣十四五里妻子始有定居衣食稍能自
給一身幸為天地間一閒人矣藥餌之暇亦欲講習故
業莫少有得焉以畢宿志而海内知交皆散在四方昔
人取多聞而恨于獨學之難每以為嘆而知交如兄者
則尤往来于懐也向嘗託南江道此意而兄不能来僕

又不能往奈何今蹉跎又經歲矣後復何如使来承委令兄祠堂文字緣僕素病羸自鄉居以来欲節省言語文字以完心氣故凡親知之託一切謝免而吾兄數百里相命似不宜以此為解然復自念平生未獲請見于九峯先生既無以測知精神意向所在而欲為之敘論若深言之則近于諛墓之嫌淺言之則不足以發潛德而違于銘以稱美之義以不滿于愛弟孝子之心是懼欲辭去則又重以違長者之命而不敢也又復自念兄

之所不遠數百里而託于不文之辭者葢以迂戇之人不能為諛其言或可以信于後来者耳今以平生未嘗請見而深言淺言兩無所措乃囁嚅而為之言是毋以自信乎其心而又何以信乎其人非兄所以相託之意也是以敢直布腹心而辭于將命者且其人之相知而言之足以信者則既有東郭少湖在矣幸兄亮之

與呂通竹嶼書

執事佐郡六年清苦直方之節衆共知之而山人之知執

事獨深執事亦謂山人臭味之相同也日夕所以拳拳
于山人者亦深且厚今執事行有日矣山人非仁人也
不能贈執事以言山人貧也不能贈執事以財而繾綣
之情不能自已聊具鹿靴一雙奉將别意靴者履也易
不云乎素履之往獨行願也伏望執事率其素履獨行
所願不以夷險二其心不以終始渝其度用于世則為
羔羊素絲之風不用于世則勵蔬食飲水之志履道坦
坦為天地間一完人此其所得較之壞名毁節以苟一

時之富貴者雖在卿相知執事必不以彼易此矣山人敢以致愛助之意

與金令攝山書

金入于大冶數經火力愈鍛鍊則愈精純而授新馬于舊妝之圍試其熟技則人與馬益相習雖然其雜金固有一火焉則耗者矣其妝馬如東野之御固有始則善而久則馬逸焉者矣攝山之凛坎于世也是金之數經于火也其再令于章丘也是再妝馬也吾見攝山之愈

進于精純而章丘之民與攝山益相習也雖然不可以不兢兢也使久而益精也而無耗焉久而益相習也而無逸焉而後知攝山之果為良金與良牧也近得李中麓書言章丘凋弊甚須得良吏拊循極有望于攝山僕以為在攝山舉定海之故事行之益加之意而已至于馬因地異性人因地異習銜勒有緩急飼秣有燥濕不窮其力不失其性則在善牧者虛心而調劑之僕又何言哉

與吳令峻伯書

前使者冐進贅言自分必且見絶于我友矣適會陳戶曹道及我友欲相顧是我友舊愛之深不遽以贅言為辠也即令人往候使節于白氏則已行矣悵惘竊惟論治者先體故按督之體異乎州縣風憲之職異乎拊循而州縣之所以拊循其民惟其平易豈弟大小畢輸其情使民之入公門者如入乎其家見守令者如見其父母是之為貴耳使民見威而不見德敢怨而不敢言則

雖一時或能收整頓操切之效而其所斵喪者多矣書云高明柔克可省也向孫文卿在江陰嘗過僕僕問之曰凡素講學學問不是空談即如大學論平天下如保赤子此便是眞心便是明明德凡試自省百姓到面前時可與自家兒子一般文卿應曰此意却似有之僕當時不以爲然曰凡得無太容易說了久之詢其所以莅民果無甚愧乎其言僕是以心慕而敬焉文卿方于事上而圓于撫下是以雖或惡而謗之而不勝其愛而譽

之者之多也眼中亦曾見一人為江陰使百姓膝行而前俯伏戰慄不敢仰視此輩者何足多哉吾友清才雅志僕何用喋喋若此但柔克之説為高明者發耳傳曰善人受盡言僕素以豪傑望我友豈獨善人已也相念甚勤未知使節何時更入郡耳懸懸素不遣人持書入府縣中今特遣之此以謝兩次不得相見之故且恃吾友之知我也有持賤名到貴治者必偽無疑預言之

與二弟書

行者居者形跡各別然理道無二致也日用功夫無二致也汝兄在山中若不能謝遣世緣澄澈此心或止游玩山水笑傲度日是以有限日力作却無益縻費即與在家何異汝在家若能忍節嗜慾痛割俗情振起十數年懶散氣習將精神歸併一路使讀書務為心得則與山中何異艱哉艱哉各各努力居常只見人過不見已過此學者切骨病痛亦學者公共病痛此後讀書做人須苦切點檢自家病痛蓋所惡于人許多病痛若真知

反身則色色有之也

與田柜山提學書

約之過敝邑寄到手書嘉惠多謝雅意僕自送約之至姑蘇觸暑積勞遂爾發瘧迄今伏枕未及能強起也病歸以來生平交遊一時雨散空山獨坐每每念之令人無以為懷此豈惟握手殷勤日夕之懽不能解之于心而獨學無友則昔人所以深病于孤陋也柰何近會約之稍能道吾兄所新得慰甚約之又言吾兄以好畫之

故至欲手自摹搨則僕之迂滯所不能解者然吾兄專凝純靜豈謂沉溺于此或者居閒無事游息之時聊以此為戲耳僕竊謂遊藝之與玩物適情之與喪志差别只在毫芒間如六藝皆古人養性而理心自此便可上達天德今人學射學書學數則不過武人之麄材與胥史之末技是以戴記分為德藝上下之説而子夏亦譏其不能致遠況又不在六藝之科者乎且古之善畫不過如鄭虔王維輩何足學也況學之終身有竟不能似

其一水一石者乎陳履常之詩曰晩知書畫真有益却悔歳月來無多僕嘗誦而笑之以為履常知書畫之有益而為益有甚于書畫者履常不知也履常自悔其歳月之不足以給書畫而書畫秪足以糜費歳月者履常不知也吾輩年已長大雖籠聚精神早夜矻矻從事于聖賢之後尚懼枉却此生則雖詩文與記誦便可一切罷去况更有贅日剩力為此紙筆和墨之事乎然僕聞之畫家之説亦不以紙筆和墨者之為工而必解衣盤

薄之為上乃知畫家不貴能畫正在能不畫耳若此者所以凝神而不分其志也兄之畫品能通乎此則僕之所不敢知而所以諷兄者無乃為土苴末論乎幸兄一笑而擲之可也僕自别後携家至陽羡謝去世事牽纏時時閉門默坐始知平日汲于多岐蕩精揺神之過每讀卲子勞多未有收功處踏盡人間閒路岐之語則憮然大悔者久之是以奕棊賦詩博聞強記皆昔所甚好或終歳不對局或終月而不成一韻或數旬不展卷雖

或為人所強與自強為之亦竟如嚼蠟了然絕無滋味也觀尊卷所書數作則荒落踈懶之態可盡見之僕之為此其志亦欲發憤刋落收功一原而力又不能逮也惟兄有以教之

與陳兩湖主事書

兄自少才名已滿海内六家九流之書幾乎無所不誦莊騷太史之文亦無所不摹畫而操縱之矣即使海内奇才偉士欲傲兄以所不知而亦不能也況如僕者才

至駕下曩在京師每同平涼趙景仁過兄論文久之兄慨然曰二子之言是也遂欲盡棄其舊學而更張之然當時猶謂兄之急于奬善而以口語相推云已而視兄之文則果脫然盡變于舊矣夫文人相笑在古則然景仁于兄未知何如也至于僕之讀書則豈能若兄之博而其為文也亦安敢望如兄之古哉然兄不憚降心屈已而從之推兄是心也設使不徒用之于文而用之反躬為己之間即古人所謂勇徹臯比一變至道者在

兄亦何讓乎僕未始不嘆兄之高明不可及而亦每每惜兄有可以一變至道之資力而僅用之于文也雖然此亦未有人人以反躬為己之說而謦欬于吾兄之側耳設使有人焉以反躬為己之說而謦欬于吾兄之側如吾二子者之論文又安知兄之降心而從而翻然變于其舊也之不為太速乎則又未始不自罪吾二子者不能為古人反躬為己之說以告兄而徒以文士雕蟲篆刻之論投兄之好也兄今之所謂狂也而豁豁磊磊率性而言率情而貌

言也寧觸乎人而不肯違乎心貌也寧野于文而不色乎莊其直以肆則亦古之所謂狂也是兄有可以一變至道之力而又有狂以進道之資也兄其能無意乎然兄之意必曰吾生平好適吾性而已矣吾不能為拘儒迂儒苦身縛體如尸如齋言貌如土木人不得動揺云爾夫古之所謂儒豈盡律以苦身縛體如尸如齋言貌如如土木人不得揺動而後可謂之為學也哉天機儘是圓活性地儘是灑落顧人情率率易而苦拘束然人知恣睢者之為率易矣而不知見天

機者之尤為率易也人知任情佚宕之為無拘束矣而不知造性地者之尤為無拘束也人之病凡亦或以其樂率易而苦拘束而僕則以為惟恐凡之不樂率易不苦拘束也如使果樂率易苦拘束也則必眞求率易與無拘束之所在矣眞求夫率易與無拘束之所在也則含天機性地將何所求哉故人欲之為苦海而循理之為坦蕩使凡不以僕言為迂也願繼此而更進其説也僕自少亦頗不忍自埋没侵尋四十更無長進惟近来

山中閒居體驗此心于日用間覺意味比舊來頗深長耳以應酬之故亦時不免于為文每一抽思了了如見古人為文之意乃知千古作家别自有正法眼藏在蓋其首尾節奏天然之度自不可差而得意于筆墨蹊徑之外則惟神解者而後可以語此近時文人說班說馬多是寢語耳莊定山之論文曰得乎心應乎手若輪扁之斫輪不疾不徐若伯樂之相馬非牡非牝庶足以形容其妙乎顧自以精神短少不欲更弊之于此故不能

窮其妙也何時得與吾兄一面談之

寄黃士尚遼東書

弟也奉職無狀幸蒙寛恩得歸田里不然則從兄于遼海之濵亦所願也易之蹇不云乎君子以反身修德夫身何待蹇而後反德何待蹇而後修蓋寂寥枯淡之中其所助于道心者為多也自儒者不知反身之義其髙者則激昂于文章氣節之域而其下者則遂沉酣濡首于蟻羶鼠腐之間如兄之志氣固已塵垢一世而與古

之志士為徒矣不知近來反身之學得之于蹇者何如

幸以教我張舜舉言兄自戍遼以来作詩幾四五本兄

何以致多如此豈將是自鳴其習坎心亨之樂耶或者

窮愁覊旅之思無聊而姑託以自遣耶抑以寫其江湖

之憂而致其去國繾綣不忘之愛如古離騷之作耶其

無自擬于鐃歌鼓吹遼東都護之曲而與塞垣横槊之

士同其慷慨而謳吟耶不然則枝葉無用之辭其足以

溺心而愒日也久矣兄何取焉日課一詩不如日玩一

爻一卦日玩一爻一卦不如默而成之此之謂反身而
又奚取于枝葉無用之詞耶弟近来深覺往時意氣用
事脚根不實之病方欲洗滌心源從獨知處着工夫待
其久而有得則思與鄉里後進有志之士共講明焉一
洗其蟻羶鼠腐爭勢競利之陋而還其青天白日不欲
不為之初心此鄙人之所不自量而竊有冀焉者也天
子仁聖在宥天下兄豈久于海濱哉弟獨學無朋將藉
兄為助日日望之近来應酬文字每不敢作而年嫂誌

文則不敢辭蓋以貽天子之寛仁而發海外孤臣心事之一二焉非特為應酬故也嘉幣謹辭果酒則拜賜矣廣寧有賀黄門毉閭先生者忠信高節之士也其風尚在否兄試詢之土人亦可為旅中蓄德之一助也

答皇甫柏泉郎中書

前得方山書知與兄日相切磨必多有妙論恨不能往參其間而與聞之也僕之不獲奉教于兄而索居也其亦久矣僕之懶病而廢學也其亦久矣藝苑之門久已

掃迹雖或意到處作一兩詩及世緣不得已作一兩篇應酬文字率鄙陋無一足觀者其為詩也率意信口不調不格大率似以寒山擊壤為宗而欲摹効之而又不能摹効之然者其于文也大率所謂宋頭巾氣習求一秦字漢語了不可得凡此皆不為好古之士所喜而亦自笑其迂拙而無成也追思向日請教于兄詩必唐文必秦與漢云云者則已茫然如隔世事亦自不省其為何語矣所以久而不能請教于兄者正以村俗匠人不

敢呈技于輪扁之前也今既與兄開口説破容繕寫一兩篇奉以為笑耳蔡白石今之名家也僕向来頗不謂然近得其詩讀之則已洗盡鉛華獨存本質幽玄雅淡一變而得古作者之精僕雖非知音亦三嘆不能自已竊謂此兄當與吾兄並驅辭場矣雖然以兄之高明磊磊若以一生之精力盡之于此即盡得古人之精微猶或不免乎以珠彈雀之喻向曾寓一書于蔡兄不知蔡兄曾與兄泛論及之否又不知方山之所謂與兄日相

切磨者抑亦止于藝文之間而已也抑亦不止于藝文之間而已也更願聞之來教道未就損學不加益之説雖兄之謙亦足以知兄苦心也學之不加益也正坐不能損耳更願聞所以望之之説也

與蔡子木郎中書

往年辱兄知愛謂可與共進于文藝之門今忽忽齒髮漸衰兀然成一秃翁向來伎倆剥落且盡雖誦人詩句亦如羅剎國人驟聞中華語音駭不省其何説况能自

有所著以自見于世也朋友間往往言及兄之垂意于僕豈特以故人之故耶抑亦謂其可與進于文藝之門耶豈知僕之衰颯剥落至此哉雖然以兄愛我之意其知我之衰颯剥落至此也豈不為僕惜之以僕之愛兄之意亦竊謂兄以聰明絶世之資而消磨剥裂于風雲月露蟲魚草木之間以景差唐勒曹植蕭統為聖人而冀為其後此其輕重豈特隋侯之珠彈雀而已亦可惜也曩與兄相聚時兄年最少而僕亦壯年今壯者衰則

少者亦壯矣由壯入衰能幾何時四十無聞則僕既自

蹈之矣自惜之矣倘兄以為宇宙內事與我分內事盡

于風雲月露草木蟲魚之間則足矣不然則亦不可以

不深思君子進德脩業欲及時也兄苟不以僕言為戇

繼此尚有所請不然且閉口耳辱愛多談亮之

又

曩承答教深慰素懷且自笑僕之所知于兄者淺也僕

嘗謂學者非無痛癢之為貴而以真知痛癢為先知痛

則不能不護而藥之知癢則不能不爬而搔之今之學者病在徧身麻木全然不痛不癢所以更不得力然知痛癢若不是真知其更不可忍處亦是不知痛癢縱使爬搔護藥亦悠悠不得力也来書云詞章為聰明之害又云于苫土中覺得曩時醉夢流浪此亦吾兄一口說着平生痛癢一些不自瞞一些不瞞人即此一些不自瞞不瞞人處何等光明何等直截便是起凡入道眞根子也雖然昔人謂舊習如落葉旣掃復積兄試觀之

既覺得曩時醉夢流浪之後四五年来種種世味種種酬應種種思慮能盡不醉夢不流浪否抑時有醉夢流浪處否醉夢流浪處當時便能覺得既覺便能撥轉得否抑亦有恍惚不便覺得牽掣不便覺得牽掣不便撥轉得否如把筆作詩時自覺淡然一無喜心否既有喜心其于好醜贊毀種種勝心能不蕆然而動否覺有動處便能銷化否抑亦有牽掣不便銷化否其不把筆為詩時喜心勝心能不潛伏否不止作詩一節凡一切外

馳習心能銷化否不潛伏否細細照察細細洗滌一些不得瞞過一些不得放過乃是眞知痛癢既眞知痛癢即境界不論靜閙工夫不論頓漸靜閙一境界也頓漸一工夫也兄以避北而就南舍頓而即漸為說夫閙處不得力即靜處未可謂之得力不究竟所謂頓亦安有所謂漸乎收攝精神併歸一路漸即是頓即此一路接續不斷頓即是漸非二致也然吾兄討方便處用力亦未嘗不是也既眞用力則靜閙漸不患其不一矣來書

所病世之君子以聖學之名習江左之實是非顛之為患也正坐自瞞過自放過麻木不識痛癢耳来書所病英氣血氣害事亦正坐不識痛癢耳弟之不肖年来痛癢頗漸自知追尋病根大率苦血氣之為累血氣薰成習氣不能自脱詩文之障亦時尚往来胸中第爭分數重輕而已此不能以欺兄者自顧齒髮漸衰痛癢心切既稍有知不敢不竭力爬搔護藥使此生甘為麻痺人也来書提出小心兩字誠是學者對病靈藥但如前所

說細細照察細細洗滌使一些子私見習氣不留下種子在心裡便是小心矣小心非矜持把捉之謂也若以為矜持把捉則便與鳶飛魚躍意思相妨矣江左諸人任情恣肆不顧名檢謂之脫洒聖賢胸中一物不礙亦是脫洒在辨之而已凡以為脫洒與小心相妨耶惟小心而後能洞見天理流行之實惟洞見天理流行之實而後能脫洒非二致也弟之不肖正程子所謂墮在沉滯執泥坑裏者自愧脫洒之未能也惟凡教之僕之所請

教于兄大要只是一言願兄時時無忘苫土中所見如何如何

答茅令鹿門書

来書論文一段甚善雖然秦中劍閣金陵吴會之論僕意猶疑于吾兄之尚以眉髮相山川而未以精神相山川也若以眉髮相則謂劒閣之不如秦中而金陵吴會之不如劒閣可也若以精神相則宇宙間靈秀清淑瓌傑之氣固如秦中所不能盡而發之劒閣劒閣所不能

盡而發之金陵吳會金陵吳會亦不能盡而發之遐陋僻絕之鄉至于舉天下之形勝亦不能盡而卒歸之于造化者有之矣故曰有肉眼有法眼有道眼語山川者于秦中甌閩金陵吳會苟未嘗探竒窮險一一歷過而得其逶迤曲折之詳則猶未有得于肉眼也而況于法眼道眼者乎願兄且試從金陵吳會一一而涉歷之當有無限妙處無限難處耳雖然懼兄且以我吳人而吳語也

與茅鹿門主事書

熟觀鹿門之文及鹿門與人論文之書門庭路徑與鄙意殊有契合雖中間小小異同異日當自融釋不待喋喋也至如鹿門所疑于我本是欲工文字之人而不語人以求工文字者此則有說鹿門所見于我者殆故吾也而未嘗見夫槁形灰心之吾也吾豈欺鹿門者哉其不語人以求工文字者非謂一切抹摋以文字絕不足為也葢謂學者先務有源委本末之別耳文莫猶人躬

行未得此一段公案姑不敢論只就文章家論之雖其繩墨布置奇正轉摺自有專門師法至于中間一段精神命脉骨髓則非洗滌心源獨立物表具今古隻眼者不足以與此今有兩人其一人心地超然所謂具千古隻眼人也即使未嘗操紙筆呻吟學為文章但直據胸臆信手寫出如寫家書雖或踈鹵然絶無烟火酸餡習氣便是宇宙間一樣絶好文字其一人猶然塵中人也雖其顓顓學為文章其于所謂繩墨布置則盡是矣然

翻來覆去不過是幾句婆子舌頭話索其所謂眞精神與千古不可磨滅之見絶無有也則文雖工而不免為下格此文章本色也即如以詩為喻陶彭澤未嘗較聲律雕句文但信手冩出便是宇宙間第一様好詩何則其本色髙也自有詩以来其較聲病雕句文用心最苦而立説最嚴者無如沈約苦却一生精力使人讀其詩祗見其細縛齷齪滿卷累牘竟不曾道出一兩句好話何則本色卑也本色卑文不能工也而況非其本色者

哉且夫兩漢而下文之不如古者豈其所謂繩墨轉折之精之不盡如哉秦漢以前儒家者有儒家本色至如老莊家有老莊家本色縱橫家有縱橫家本色名家墨家陰陽家皆有本色雖其為術也駁而莫不皆有一段千古不可磨滅之見是以老家必不肯勦儒家之說縱橫必不肯借墨家之談各自其本色而鳴之為言其所言者其本色也是以精光注焉而其言遂不泯于世唐宋而下文人莫不語性命談治道滿紙炫然一切自託

于儒家然非其涵養畜聚之素非眞有一段千古不可磨滅之見而影響勦說蓋頭竊尾如貧人借富人之衣庄農作大賈之飾極力裝做醜態盡露是以精光枵焉而其言遂不久湮廢然則秦漢而上雖其老墨名法雜家之說而猶傳今諸子之書是也唐宋而下雖其一切語性命談治道之說而亦絕不傳歐陽永叔所見唐四庫書目百不存一焉者是也後之文人欲以立言為不朽計者可以知所用心矣然則吾之不語人以求工文

字者乃其語人以求工文字者也鹿門其可以自信我矣雖然吾槁形而灰心焉久矣而又敢與知文乎今復縱言至此吾過矣吾過矣此後鹿門更見我之文其為我之求工于文者耶非求工于文者耶鹿門當自知我矣一笑鹿門東歸正欲待使節西上時得一面晤傾倒十年衷曲乃乘夜過此不已急乎僕三年積下二十餘篇文字債許諾在前不可負約欲待秋冬間病體稍蘇一切塗抹更不敢計較工拙只是了債此後便得燒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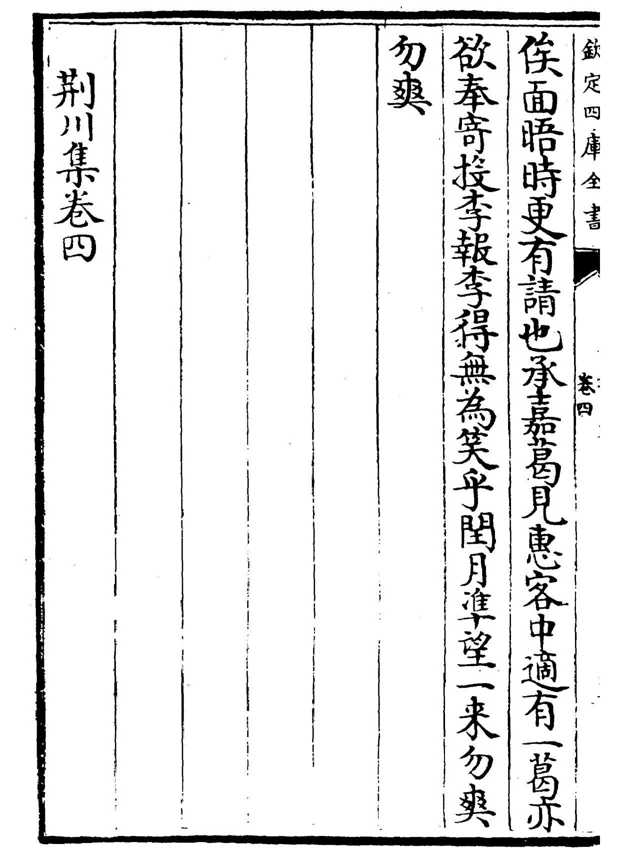
毛頴碎却端溪兀然作一不識字人矣而鹿門之文方將日進而與古人為徒未艾也異日吾儻得而觀之老耄尚能識其用意處否耶并附一笑向承青萍之恵附謝適病炙未愈草草

與莫子良主事書

日夕望吾子良之来得所寄書知會在閏月頗以為慰富生遠来愧無以教之此生曩時讀書為文皆未嘗入苦心但隨其資性之所近為之故其語意多浅弱而乏

精鍊之思今稍稍示以關鍵所在然渠性亦敏終當有悟也至于為人少年謹愿吾甚愛之亦時時示以立志必為古人之說不知竟能相信否耶幸為轉致意於令岳先生千里之託不敢負也古人不讀非聖之書以致精也僕之馳騖于博雜也久矣近稍知向裏自悟溺心滅質之為病乃欲發憤而刊落之然亦自悔其歲月之晚矣大率讀書以治經明理為先次則諸史可以備見古人經綸之跡與自來成敗理亂之幾次則載諸世

務可以應世之用者此數者其根本枝葉相輳皆為有益之書若但可以資文詞者則其為説固已末矣況好文字與好詩亦正在胸中流出有見者與人自別正不資籍此零星簿子也雖古之以詩文名家者其説亦不過如此況識其大者乎曩見子良舟中所携書多非要緊竊以今之世清修自潔如子良篤志好學如子良而或不免耗精力于無所用至于所最當留意者或且東閣而不暇也以與子良知愛之深乃不敢不盡其愚



侯面晤時更有請也承嘉葛見惠客中適有一葛亦欲奉寄援李報李得無為笑乎閏月準望一来勿奥勿爽

荆川集卷四



總校官庶吉士臣侍　朝

校對官助教臣羅萬選

謄録監生臣趙興文